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九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五

宋 趙鵬飛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羣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歲之終天子頒來歲之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王室既微正朔之頒與否固

不可知而天下諸侯實用周正無改也春秋不從其不頒而廢一統之義故于元年必書王正月焉此春秋所以行天子之權歟然十二公之中惟定元年不書正月盖昭公死于乾侯定公未立政在季氏魯實無君何以成正朔哉故不書正者聖人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公羊以為正即位穀梁以為無正始是皆以正為邪正之正吾于隱元既辯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前書成周而此書京師見其城之隘也仲幾不受功豈以數雉之城不足以用大衆乎韓不信惡其撓已之功也故執之然京師生殺之所自仲幾有罪司寇存焉不信在天子之側不能一請于王而擅執之其横甚矣抑亦脅王事為重幸一日之權在已而肆其威歟聖人惡其無王且無君也書人書于京師誅之重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死于乾侯凡六月而後喪至喪至六日而後定公立存没之命皆制于季氏也定公襄之子昭之弟意如廢世子衍及務人而立之宜其久而不決也為國之本在儲貳儲貳之本在得人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等逆子釗而立之黼扆不動而天下安今昭公不幸而死于外世子制于意如而不得立雖魯之變故不可以責其正而聖人詳而書之非苟以誅意如亦所以著儲貳之重不可不豫定以為國本而

姦臣乘機竊弄大寶不可不察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八月而葬其故可知

九月大雩立煬宮

小人為惡内有所不安則謟事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于煬公煬公伯禽之子自煬至昭凡二十有二世矣神靈何在季氏立宮而祀之何為者哉彼中有所不足疑得罪于周公伯禽故為之

祀其子所謂媚竈者是也定公即位未三月固未暇議此是必出于季氏審矣宗廟有常制葢不可紊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宫固已違制今又立煬宫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無乃季氏將僭君故先致其君僭而后得行其志也不然安得八佾舞于庭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詩九月肅霜則八月非隕霜

之時而隕霜殺菽恒寒之徵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今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亦由人君之刑賞不中焉天變不妄發必有其應噫安得皇極之主叙九疇則恒寒之徵不作矣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魯僭天子之禮久矣春秋因災

而書以志其僭也桓宫僖宫災不書及災俱發也雉門兩觀書及災自雉門延及兩觀也志事之序然耳

秋楚人伐吳

報雞父之役而召柏舉之敗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御稟災大室屋壊未有不新之者而春秋不書以所當新也雉門兩觀僭天子之制而天遺以災令復新之是不畏天譴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

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是
倣天子之五門也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
門應門將將說者以為天子之制非也文王為諸侯
之時文王安肯僭天子哉則臯門應門諸侯之禮也
魯用王禮故有雉門庫門焉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
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葢庫雉既僭互更
其名以少異于周制亦猶郊不用至之日而卜用三
正也其實則僭矣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雉門

兩觀皆僭也故聖人書新書作不宜新不宜作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五晉蓋重季氏而不重公也何則春秋諸侯之朝聘非為禮也為利也凡朝聘則貢幣從之魯自舍中軍之後三家分公室皆盡征之以賦于公而已貢賦皆歸于季氏則大國之奉亦季氏供之公之朝晉特虛禮耳而晉不免有餽勞之勤故晉以為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寧卻公而

延其大夫也定公即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而姑如之晉果卻公至河而反公蓋憤然故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是之辱也則夫定公之為人蓋知恥于昭公遠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襄公之世魯之所以虐于邾者極矣昭公之于邾雖未甞交兵而隂受其叛人為邾之患實大定公即位修好于邾首會葬之又以仲孫何忌盟其嗣君盖亦勤矣故比蒲之蒐邾子來會公十五年來朝公之終也且來奔喪定之撫邾實勤而邾之事定亦至矣及哀公元年則何忌帥師伐邾矣用是知是盟也實出于公非仲孫之意也哀公之世所以虐邾者益甚則拔之盟獨定公欲之而何忌𨊠勉而盟之矣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桓文以還諸侯會盟侵伐未有如是之衆且盛者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昏庸讒倖交進四鄰不親諸侯叛之于内吳議之于外故晉定攘臂一麾而諸侯雲合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勢應時來可以一舉而清南服奏凱而獻捷于王誠反掌矣然是時晉政已移于六卿定公真一偶人也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天王勞之諸侯歸之則權豈復及已哉不惟權去而已六卿無遺種矣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心其實隳其君之功以固其私也故以十八國之衆纔侵楚而已齊桓以八國之君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之師戰楚而楚大敗今十八

國之衆三倍于桓而五倍于文何懼不克繞一侵而還哉用是知定公葢制于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于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相雄長者其機會實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晉定公者誠中國之罪人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雞父之敗沈子逞滅今復見者楚封之也蔡帥師而滅楚所封憾楚深矣前日求于晉以報楚而不能伐

繞侵其鄙休兵而退蔡怪晉不能撼楚也故躬命大夫以滅楚之封然蔡憾楚則然爾沈何辜哉是遷怒之師也滅沈無損于楚而蔡蒙滅國之惡況執其君而殺之為虐甚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此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爾前目後凡未有書公及者而此書公及變文以見義也昭公庸懦權出季氏公未嘗得一會諸侯皆大夫專之矣惟平丘之會公

得覲之而季孫意如伉公而公不得與盟終昭公之世惟公既遜居于鄆得一與齊侯盟于鄟陵季氏不知也其閒黄父成周之會皆大夫在焉公不得與今定于是立四年季氏固存而臯鼬之盟意如不敢抗而公得與諸侯之盟聖人葢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也故于此特書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再出公而書及所以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其旨明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昭九年義同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王子虎義同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為蔡招楚令蔡受圍而晉不救安事夫盟主哉故冬蔡求于吴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

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畀鄭而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嗚呼其所以為晉之患者三卿互征之蓋立武功以相

勝而已非實為晉除害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大不以乎小吳而以乎蔡辱也然吳特書子何哉蓋不矜其大屈已以救中國其為得豈矣故吳前後用兵未嘗書爵而此獨爵之亦知聖人之貴吳子也蔡求于晉以伐楚晉定合十八國之君于召陵趦趄而

退不能犯楚之一毛蔡何賴焉故棄晉而求吳吳之雄視南服其肯屈而為蔡用乎今乃忻然退聽親衽金革以從蔡大敗楚師釋蔡之憾而壯中國之威豈特蔡多之諸侯實受其賜也其可無褒乎不曰吳子蔡侯而書蔡侯以吳子吳子屈身而救蔡也聖人樂與人為善不謂吳實夷狄而不録也聖人進吳而爵之則晉定之誅其可逃乎囊瓦奔鄭敗而奔耳

庚辰吳入郢

柏舉之戰書子而入郢書吳聖人無私焉不以善掩惡不以惡廢善春秋之法也前日屈巳而救中國故爵之今日乘勢而夷人之社稷故狄之觀左國之傳其舉甚穢宜乎聖人不與也郢楚之都也不曰楚承上之文耳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懼吳也蔡求于諸侯以報楚公會十八國

諸侯之君于召陵不伐而還蔡改求于吳而吳子為之敗楚入郢蔡憤始釋然中國不能救蔡而功歸于吳諸侯寔愧之令蔡圍既解魯懼蔡有言于吳而吳讎中國則魯其首也何則魯南逼于吳以徐為障昭三十年吳巳滅徐唇既亡矣令吳兵一出則直指魯郊此魯所以不得不賑蔡以恱于吳也救蔡賑乏固仁人之事然怵于勢而不情則亦非君子之所貴或者不稽其故而以為予之且魯何有于蔡乃越宋踰

陳而後至蔡也壤地固不相接踰二國輸粟以饋之蔡固無一日之好于魯魯何為而憂及蔡乎此所以知其懼吴而賑之也非南廹于吴則亦不饋蔡矣

於越入吴

一吴何足以抗楚越哉楚越相比横亘南服吴將伐楚則必連越以為藩援盖吴一出則内實虚越之襲其國直如反掌爾而吴不之慮昭三十二年嘗伐越以賈怨于東鄰越未嘗有寸兵之報也彼豈釋然忘

情哉伺釁而發矣故吴入郢而越入吴乃越人報怨之秋也曰於越從其國之稱耳如於餘丘之類是也或者以為驚嘆之辭鑿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魯十二公之中弑君之賊二逐君之賊一翬遂意如是也翬之卒不書于經而其子孫亦不見仕于魯用是知桓公真姦雄也宣公次之而定公無責焉何則翬之卒桓之心非不慼之然不書于策者陰厚之而

陽不禮也外以弒加之而内以恩憐之故卒不得書於策不以大夫之禮卒之也仲遂之卒則適當有事于大廟故宣不為之罷繹以示遂實魯之罪人外以誑國人而中實痛之也至於意如之死則定復卒之蓋以上卿之禮治其喪也定之意蓋曰昭之逐衍之廢實非已志然已得以奉宗祧魯祀不絶者意如之力其義雖非而實無慝姦之心蓋逐昭廢衍定實不與而其得位亦非其志也吴公子光弒君而自立季

札至而不問屈已而臣之葢以弑無與于已而光之立吳不絶滅吾何慊乎哉定之卒意如則札之臣吳光之意也或者乃責定而不責桓宣不原情矣非春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

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師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虐於許久矣許倚楚而抗鄭凡四遷而附之令吳入郢楚幾為墟許復何恃哉此其所以卒為鄭滅也

治內以自彊者內固則四鄰懼之倚勢以為重者勢去則四鄰疾之許不能自治其國以結好于鄰邦乃倚屢遷以疾仇于鄭楚敗勢隳仇方得志一舉而滅

抑自取爾然鄭蕞爾小邦自保未固而利于滅人其

為惡固不誅而暴矣許男書名不死社稷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隸于三家征伐盡出于三族公未嘗自將而出也惟昭二十六年公圍成則用齊師爾公無一旅之衆也今意如死定公初能有立故復自將而一侵鄭聖人固不予其無故而侵鄭然幸其以漸而得權也其後侵齊會晉圍成皆以師行其收兵之原盖始于此不可不考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晉至是六卿日熾政出多門不復修伯業矣二大夫聘之非畏晉也于時天下之與晉惟魯爾鄭衛皆附于齊公既侵鄭懼齊鄭合而伐魯故如晉焉使介並書敵也左氏以為陽虎使何忌報幣且三家均秉魯權而季氏獨為彊虎季氏之陪臣安能使何忌哉左氏徒見其並車出聘附會為是說爾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行人非所當執也執行人是絶兩君之好也晉固不能宗諸侯爾今宋以樂祁犁聘之盖亦勤矣晉不能享之以懷諸侯乃執之以拒來者宜其不能復伯也要之晉政多門為行人者亦何所適從哉悦于甲則怒于乙六卿互植其黨以相傾此亦足見行人之難于晉而無怪夫諸侯之不歸晉也

冬城中城

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景懼有齊闕故城中城備

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也穀梁以為三家張盖以中城為城之中踈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齊侯取鄆以居昭公卒之鄆潰遂貳于齊齊不我歸也今圍鄆貳于齊矣不書伐齊鄆本内邑故也以圍叛邑為文然卒不能得鄆迄十年夾谷之會然後與讙及龜陰來歸焉仲孫何忌曰仲孫忌闕文公羊以為譏二名鑿矣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晉不能修霸業故使齊景出而求諸侯景公在位幾五十載其間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出而爭諸侯今耄矣徒見晉定痛弱六卿内張諸侯無所宗主故出而會鄭衛之君然得鄭得衛而外懼吳楚内虞晉魯亦何為哉徒賈爭端爾惟鄭有魯兵故鄭親之衛

則加兵而後至凡再盟而得二國霸業如此不亦勞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衛蓋志于從齊而難于叛晉行人聘齊此衛之謾所以召齊兵也齊侯察之遂因其志執結以侵衛故兵未及境而遂為沙之盟焉晉悼之世鄭將叛楚而從晉也故誘楚伐宋以召晉兵晉伐鄭鄭遂同蕭魚之

會焉則衛之從齊蓋亦齊之遺謀也不然衛何負于齊齊執其行人而侵之哉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之伐我有二志焉外若為鄭報侵鄭之師而內實為已償圍鄆之役也且鄆本魯邑既取以居昭公因遂為固有豈義也哉無怪乎魯之圍鄆何以報為而魯之侵鄭固曰無名然豈得假是以濟其私哉故公

明年再侵齊鄆故也苟齊師為鄭伐我公何不遂伐鄭哉用是知國夏之師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再雩瀆上帝矣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三月而侵齊者再何疾于齊之深也公之疾齊非茍報西鄙之伐蓋以鄆之在齊也齊取鄆以居公初以為恩及圍之而不反則更以為讎魯之地分裂于三家兵民皆以之定公即位粗能少復兵柄而鄆魯之劇邑也乃失之于齊此定所以欲得鄆以張公室歟故不恤金革之勞而三月之閒兩侵齊也然齊利其賦入固未忍挈以償魯故侵伐雖頻而鄆卒不歸

迄十年夾谷之會聖人相禮一言而復三田其賢于三軍之衆遠矣則夫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公之侵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危哉晉魯之謀也魯被齊兵晉將救之不直赴難而

師次于瓦瓦衛地也晉固不能救矣而魯方受伐乃不謀內禦而出會晉師于衛地何其疎也使齊益兵以攻魯魯何以待之哉吾竊爲魯懼無乃兵在三家各將以禦齊而公單車出會邪不然齊兵不止爲西鄙之伐而已然君不在則威望已空固招寇之階也此非守國之策聖人書之亦所以垂戒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之侵鄭侵衛盖已晚矣臯鼬一盟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而盟鄭衛乃欲以兵爭之彼衛鄭固知晉方内乖君臣之禮不足與也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為曲濮之盟不事晉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師會于瓦于魯無絲毫之益而二大夫侵衛于魯

有餽餉之害侵衛固不能得衛而徒爲晉怒齊故明年有五氏之次焉則夫侵衛之師謂之招寇可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衛鄭既叛晉從齊然比於齊者二國而已秋晉兩侵衛鄭而衛繼受魯兵鄭見侵者一而衛見侵者再鄭懼衛復從晉則鄭孤衛懼鄭復叛齊則衛弱故二君盟於曲濮誓從齊而堅叛晉也

從祀先公

禮三年喪畢則禘而附新主於廟今昭公之薨於是九年而新主始得入廟何哉昭公為季氏逼逐而死於乾侯七月而喪至季氏溝絶其地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葬於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未得入廟也宜矣今三家侈極而衰陪臣執國命欲假小善而售其大惡假小仁以濟其大不義故以昭公之主從祀於大廟蓋將昭季氏之罪移魯民之心以成其姦也其事雖順然不幸而出於

逆人之手聖人悲之以隱其義不書大事不書禘不書有事嘗一書之則若事出於定公而後世不知其由於陽貨也故直書曰從祀先公則知非主祭者為之出於其下也明矣故繼書盜竊寶玉大弓之事則事由陽貨可知也先儒皆以為順祀閔僖惟馮山得是說實合乎春秋吾從之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成王康周公而施及其子孫豈苟然哉故於分器之間特寓其所以康之之意寶玉所以祀神祇大弓所以重戎事錫異物以示異禮使其子子孫孫世守是訓以長保其國家也及其後世不知成王所以錫寶玉大弓者本於事神保民而已俢心一生謂我皇祖周公常履大寶故先王錫寶以

示禮天地四方遂僭郊僭大雩賜大弓以示征伐四國遂作丘甲作三軍原其錫是二物初不如是之僭而後世不令子孫沿之而僭禮爾陽虎斗筲之人遂謂魯之禮樂征伐在二物故竊之以逃謂吾得二物則禮樂征伐一旦在已也不知寶器待人而後寶非周公子孫則亦安用是物哉然錫二物特寓其意爾非謂祀與戎果在二物也子孫沿物而僭禮於前固已疎矣陽虎因之以盜竊於後何其愚哉卒之倀倀

然抱其空器而無所用之乃復挈而来歸凡有非其有曰竊不求而得之曰得彼既有之矣復不求而自得亦足以見寶玉大弓無所用於虎而虎之愚不可及也虎固愚矣而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何邪以周公分器為重也虎何足誅哉故曰盜而已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聖人於春秋不妄假人以美名不妄誣人以惡迹必

核其實而書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也盖
謀伐晉矣然徒次而不能伐則春秋不以伐加之齊
晉何憾哉徒以晉不能霸景公以垂白之年故乘其
弱而求諸侯然齊桓之霸諸侯無敢不從而晉獨不
至桓公置而不問以為雖無晉不害為霸也今景公
纔得百里之衛以為已援宋魯陳鄭曹滕莒邾無一
介從齊遂欲脅區區之衛以干大國亦見其非所以
謀霸也妄圖而已摟二國之兵趦趄於晉境而不敢

犯晉之一毛此何為哉彼不能伐矣而徒以次焉聖人不遂加以伐之之惡葢迹未形而預加之則人有所不服非所以為大中之法也故書其次而義自見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平以釋兩君之怨會以通二國之好既平矣而講好於壇坫是誠春秋之美事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是既平而加之以疑爾既平復疑何足言好哉今定公既及齊平而兩君會於夾谷禮也故春秋兩君相見不以事會而書至者惟此而已非盟非伐何功以告廟哉以兩君交好為禮而策勲也用是知夾谷之會獨異於春秋傳者為孔子攝相是會信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固怯大而陵小也

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

禮之用大矣以之禦彊而彊屈以之折姦而姦消禮固未嘗一日而離乎世顧所以用之者難其人矣孔子相魯一用於夾谷之會堂堂之齊君臣慚赧沮縮若無所容其身故三田不請而自歸焉信大禮之足

以折姦暴也鄆自齊人取以居昭公卒鄆潰遂入於齊齊不我歸也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圍之而不克齊視之若固有反以讎魯國夏再伐我西鄙公亦再侵而報之不能得也魯蓋憚兵戎之役無志於取矣故春及齊平兩君為好而齊以姦暴干之聖人歷階一言而齊侯愧恥併與所謂讙及龜陰而来歸焉魯豈志於得田哉齊自歸之也故書曰来歸與齊人歸我濟西田與歸讙及闡異矣聖人豈以是為巳功哉

志其實而已讙龜即汶陽田吾於成二年既言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氏之邑也自封植而自圍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已橫逆而不有其君何怪乎郈之叛已也哉費季氏邑也成孟氏邑也皆自封植而自取叛則夫三家之抗君非已之利適所以自貽害矣昭十三年費叛至是郈叛明年成叛然三家知圍叛而不知叛由

已生使三家而能自反挈國柄以復歸於公室則三邑將不圍而自服三邑臣於主三家臣於君魯其遂復泰和之治乎今蕞爾之郈二大夫再圍而不克叔也仲也觀乎此亦可以自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樂大心宋之大夫也公子地宋之貴戚也外而大夫內而貴戚一日而俱奔宋政亂矣明年辰及佗彄皆奔隨而叛宋之亂者五年而後定自大心與地為初

也景公之為君蓋可知矣左氏之説鄙且誣吾不欲觀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

安甫之盟盟鄭也鄭獻叛晉從齊不久而卒聲公即位齊懼其貳也故盟其大夫大夫不可以先君故次衛侯

叔孫州仇如齊

拜三田之歸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之弟舉其貴也仲佗石彄秉宋之權也貴而無權則無以濟其姦故必脅權以奔焉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之為言彊也仲石為辰之所彊不得已而從其奔是之為暨樂大心公子地既奔辰将從之然大心與地皆非權之所係徒從之無益也故脅仲石而俱奔焉貴得權而侈權得貴而尊故明年遂入於蕭以叛權與貴交相濟以成其叛心也然

是謀實啓於辰故以暨書之而仲石為國大臣聽貴戚之脅而從其叛其罪蓋亦著矣辰書弟非能弟也宋公有以寵之以致其叛歟故書曰弟病宋公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出奔書暨辰彊之也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主也二子悅從之也難乎奔而易於叛仲石固庸臣乎初而奔也則疑謀有所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

叛也以為事無有不揵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揵吾於此知仲石誠庸夫也公子地之奔固已有亂心矣故卒從二子以入叛而左氏妄為之立傳此所以得吾之不信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謂樂大心以公命逆喪大心不欲偽疾而奔若然則令何以從四子入於蕭乎則大心實四子之黨先奔曹而四子不從今四子已入叛既成矣故反而

從之則其初也果不欲逆喪而奔乎用是知左氏之說非實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公侵鄭為晉也今日及鄭平為齊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為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為齊平鄭魯之反復於齊晉之閒故已彊聒爾然能釋怨窒忿平齊平鄭以成隣國之好盖亦休焉然既平矣而繼之以盟以平之未足言信盖春秋之世非

盟不信也此與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者同耳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義見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春秋之末霸主不作小國相侵非復有怨隙而後交兵也彊凌弱衆暴寡耳曹與衛何憾哉二年之間凡

再伐曹而不能得宋出而乘之屢疾於曹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雖其惡成於宋而衛實啓之君子責首惡猶曰衛滅曹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三都之叛三家患之則墮三都固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言而叔氏墮郈季氏墮費而説者乃以為孔子為之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孔子之志也孔子即公山氏以興東周亦豈欲為季氏隳其邑乎蓋將教公山氏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朝於天子爾以魯先之而率天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也豈苟為季孫隳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顧義之謀蓋出於季路審矣彼不恱孔子之即公山氏是欲隳其邑之義也然公山弗狃果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孔子為司寇命伐之乃北鳴

呼危哉微孔子為司寇公其不死於難乎故夫隳三都者為三家除患爾何益於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既除則勢從而張吾未見其利也隳郈隳費謂之忠於三家則然爾謂之忠於魯則不可或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叔氏之郈公山氏之費皆過制也故不能以不隳此又不然以為過制則宜奪之於初今勢逼叛成安能奪之哉聖人不為此僥倖萬有一捷之功以危宗社也今隳郈隳費幸

而提及圍成則不能克矣聖人之技無乃亦有窮乎
則夫之公山氏而化其服者聖人之志也墮郈墮費
以幸其成者非聖人之心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決魯叛晉之心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至自圍成

成孟氏邑也公斂處父居之叔氏之郈季氏之費皆自墮之而孟氏之成則舉以待公仲孫何忌豈忠於公者哉已所不欲則勿施於公也昭二十六年公自鄆圍成成固守而不屈則成蓋嘗死附於仲孫矣何忌以其附於已故不欲墮焉然實成有二心故何忌亦不自圍而畀公圍之圍之而克邑固已之邑也圍而不克德歸於已而怨歸於公成既怨公已從而撫

之則死為已用此何忌之姦謀也費之墮無損於已則何忌助其墮成之圍害切於身則何忌避其怨則夫何忌者尤姦人之雄乎然公之圍成其為失計大矣成叛於仲孫固魯之利俾仲氏自圍而自墮之聽其勝負於魯無傷也而公乃為仲氏圍叛邑得之未必歸公而失之寔損於魯吾於此見公之失計也郈費之墮說者以為孔子為之此毋乃亦孔子為之歟宜君子之不信也明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九年為五氏之次以謀晉卒不敢伐今又次於垂葭逡巡而退晉雖自內予有圍無所事於外然實大國也齊何敢犯之既不敢犯而必為是次何益哉易曰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其齊景之謂也

夏築蛇淵囿

成公築鹿囿昭公築郎囿定公築蛇淵囿魯一國而為囿者三且築而虞之芻蕘雉兎者何為哉文王之

囿不如是也

大蒐于比蒲

義在昭公八年與十一年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義在十二年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至定公六卿益横勢醜力齊互相併吞趙鞅之叛葢與荀氏士氏交惡而相攻懼不敵也故入其私邑

據甲以抗之雖私相惡而晉陽之民晉陽之甲豈得視為巳有哉據邑取甲是乃所以為叛也聖人不誣人以惡入也叛也天下之惡名豈妄以加人乎聖人書入書叛而傳者乃以為非叛吾所不曉若其實叛則聖人當何辭以書之說者徒見春秋之書叛無復書歸者而趙鞅書歸於晉則疑鞅初非叛也不知鞅初與荀士交惡荀士脅君以抗巳鞅無以得君也故入晉陽以叛倚晉陽之甲以抗之既而荀士二子亦

不容於君乃入於朝歌以叛故鞅舍晉陽以歸晉復脅君以抗荀士也兩彊角立勝負未判鞅以為用晉陽以敵荀士則於理為叛而於勢為逆歸脅君以敵二子則於義為臣於勢為順故寧捨叛而復臣焉其志在於抗二子而必去之非謂悔其叛而復歸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二子趙鞅之仇也始脅君以敵鞅情伉勢逼左右所不容故入於朝歌以叛鞅以其失君而出也因捨晉

陽以歸焉以謂得君以拒之孰愈於據邑以抗之哉則鞅之歸固非善也機也而說者以歸為善而入為惡吾既辯之觀乎此由是以証吾言矣然晉定為國而諸大夫出入相攻臯門之外滙為戰場朝以為叛逆暮以為股肱其能久安乎及其子孫而卒為四卿所滅其所由來漸矣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君無道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春秋自昭公以還諸侯之政皆出於大夫非特魯為然也怙權相併相睇以日一毫之隙譖訴從之故叛則三五而叛奔則三五而奔立黨相傾黨一墮則魚貫而出奔宋華亥向寧華定相拉而奔陳復相比而入叛郲庶其畀我及黑肱相踵而來奔或竊邑以來宋樂大心一出而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為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奔今衛之亂叔

戍趙陽岐途而兩奔繼而北宫結奔魯公孟彄奔鄭是豈一一得罪於君而君逐之相抗不勝無所容而逃也諸侯主祭與號而已安暇問其出入哉而左氏屑屑然附會一餘一馬之隙以合之吾哂其不達大義矣學者無觀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葢楚之與也世世役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

而侵楚頓亦叛楚而從之雖十八國之君不能損楚之一毛而頓子胡子皆因是而滅楚今年滅頓明年滅胡憾其從晉而忘已也小國之從違可不謹乎陳以中國從夷狄以滅小國其罪不待貶而著頓子書名不死社稷也

夏衛北宫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

檇李吳地越伐吳吳子禦之為越所敗不書戰詐敗也左氏以為吳伐越吳伐越安得戰於吳地也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晉地也在今之魏郡齊衛嘗次于五氏次于垂葭謀伐晉而不能今晉有荀寅士吉射之叛故復會于牽以謀之然伐則伐矣安用會焉蓋畏晉而有貶也欲伐晉則患晉之彊有所不勝欲因荀氏以攻晉則

畏諸侯之議已故首鼠不前徒會而反爾齊景真髦
而崛彊者歟魯衛從之蓋亦迂矣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未嘗從齊也今以晉之亂魯衛皆從齊始勉而從
之結四鄰之好而已非曰盟主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詩之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周官宗伯脤膰親兄弟
之國蓋諸侯助祭則王與諸侯共享多福故有歸脤

之禮自入春秋助祭之禮不復夢見而天王反歸脤此上下俱失也然不助祭之罪重而歸脤之責輕何則厚往而薄來固不失為懷諸侯之術然春秋諸侯跋扈甚矣安可懷哉聘贈錫命安受而不荅況脤膰微物魯蓋以為不腆而怨之矣尚何責其不助祭乎自宣十年王使季子來聘其後無一介及魯蓋不忍其伉而不復聘問也景王之崩叔鞅嘗會葬故恭王於是以脤禮來歸為王之命則甚腆而魯之罪尚容

輕戮乎書之葢嘆周室之衰厚往而不能薄來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凡世子而不沒世子者非其罪惟蔡般許止之弒則不書世子無以見其弒君父故書世子焉若宋世子痤陳世子偃師皆非其罪也若夫為世子而不能世其國則黜世子以譏之鄭忽是也今衛世子大無般止之惡而小無忽之罪則書世子非貶也是時靈公不君外則羣臣不和而大夫出奔内則閨門不睦而

世子不安其位君臣父子之義兩絶安得保其無亂哉古之孝者逢父怒小杖受大杖走懼傷髮膚以貽父之戚也自入春秋未有君父存而世子出奔惟蒯聵爾靈公嬖于南子而不利於蒯聵使蒯聵而為申生則靈公有晉獻之惡故寧避而奔焉則蒯聵固未失為孝也然不幸為蒯聵盖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命而不遺父惡此春秋所以無貶辭也若以左氏弑南子之説則聖人不當書世子矣宜劉敞之所不取

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以蒯聵故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公之弟辰及四子皆入蕭以叛而辰獨來奔辰主其叛辰奔則四子可知矣背君竊邑未有遂其謀者而亂臣賊子終不能無其心愚而妄圖僥倖其或遂也其免于大戮幸矣此可以為叛亂者之戒

大蒐于比蒲

義見昭八年及十一年

邾子來會公

公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此何禮哉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固曰非禮然有求而會君子不責其禮今邾何求于魯哉自三年為拔之盟魯邾雖通而邾未嘗一朝魯今因公出而會之非禮可知邾子亦知其失也故明年來朝以盖其

失焉書曰來來比蒲也比蒲魯地蕭叔朝公亦曰來來穀也穀齊地劉敞謂言來會公非在外似失之

城莒父及霄

城莒父及霄以城二邑書也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不書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會公于比蒲非禮也懼公責其不恭故來朝以刷前日之非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義同頓子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不書用義在成十七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定公亦中智之君也在位十有五年雖無顯善亦無

巨惡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收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其賢于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慴屈來歸侵地然使其始終用之俾聖人得施其一二于天下則豈徒為魯定公哉惜乎得之不用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人不勝天固無以尤定公也孔子既行三家復張蓋權移於下已奕奕四世定公亦安能一朝而取之然比襄昭之世蓋亦十得其二三矣不為無益于魯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鄭未嘗有隙今罕達帥師而伐宋左氏以為公子地在鄭故鄭伐宋為公子地也雖于經無奔鄭之文然五子之叛公弟辰來奔則四子必有所從出矣則夫地之在鄭理或然也然弟叛宋而歸鄭鄭復庇之宋不伐鄭幸矣鄭反醜正黨惡以賈怨于鄰國則鄭之罪不貶自著卒之終春秋之世宋鄭交兵自罕達之師始自罕達之師不義為已甚造兵端怙大惡不

可不誅也然聖人書之若無貶辭何耶盖自文以下大夫多不去世族政在大夫也學者迹其善惡以定褒貶不必泥其文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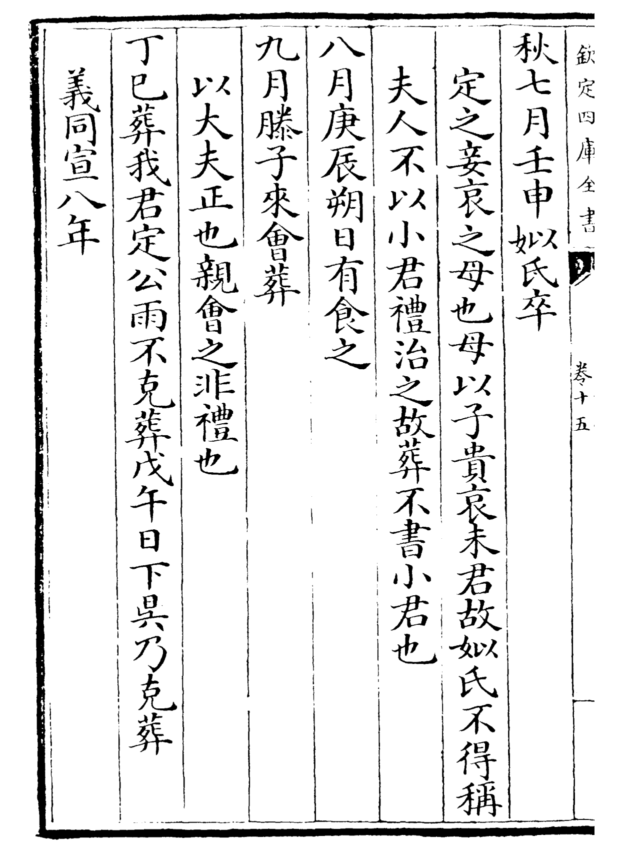
欲救宋而不能也且鄭非彊國合齊衛以敵之何懼而不救嗚呼是則有其故矣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

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而任其勝負焉鄭勝則媚於鄭曰吾次渠蒢為掎角之助也宋勝則媚於宋曰吾次渠蒢有救援之功也二國勝負相當則又兩媚於宋鄭之間而兩助之此齊侯之姦謀也不然渠蒢之次不救不伐欲何為哉聖人惡其佞也故書次不書救不予其無實而求名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喪舍此則視親之遠近而

加遲速焉禮也亦人之情也邾于魯爲鄰國何用奔喪哉其禮過矣盖邾自昭公之世爲魯所虐不勝其微且辱也定公之世爲拔之盟終其世不犯于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今公之薨邾實悼之故忘其卑屈而奔喪焉于禮雖非而于情則甚惻矣大之比小誠爲國之善教春秋之君鮮能有之者定公有之而邾人奔喪滕子會葬推此以達天下文王之事也說者皆責邾子之非而吾于此見定公之仁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之妾哀之母也母以子貴哀未君故姒氏不得稱夫人不以小君禮治之故葬不書小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以大夫正也親會之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義同宣八年

辛巳葬定姒

子未成君母不得稱小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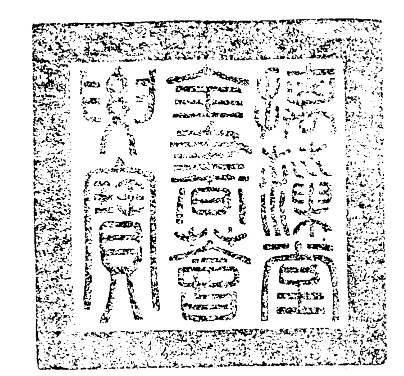
冬城漆

漆蓋邾邑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及是魯城而有之漆為魯久矣今城之知二于邾也齊侯取鄆居公既而遂取為已有魯屢伐齊必得而後已今得邾邑自城之而不以償邾何重已之得輕人之失哉使定公不死必無是舉此必三家之謀城之為固有爾故明年

仲孫伐邾哀公之世虐邾尤甚魯實何憾于邾利其土地而已用是知定公之恤邾為厚此所以得其來朝奔喪也

右定公盡一十五年

春秋經筌卷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閻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經筌卷十六

宋 趙鵬飛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天下之事勢倚勢以有立者不若治內以自保蔡蕞

爾小邦世服於楚以一朝之忿絶楚而與吳倚其方張之勢以敗楚於柏舉一戰入郢楚幾不祀使吳之勢常若闔閭之彊則蔡可以久安檇李之役吳見敗於越吳子兵傷繼之以死蔡何恃哉此楚昭所以不能無報於蔡以楚之彊而蔡之小重以陳隨許之師合而圍蔡蔡亦幾亡非楚之虐蔡自取之也故明年遂遷于州來以避之使蔡能自治忍小忿以事大國不至是也楚子伐中國而無駁辭責在蔡爾隨自僖

二十一年一見於經及是始復見者微弱臣服於楚

也許為鄭所滅至是再見者楚封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義同定十五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之謀晉久矣定九年次于五氏十三年次于垂葭

十四年會于牽至是始能一伐晉亦何為哉謀一伐

晉而圖回幾二十載使景公出而修桓公之業伐楚尊周以盟諸侯于兩河之閒則非數十百年不能濟矣所謂俟河之清者乎彼區區耄而倔彊欲求諸侯吾竊嘆其不自量也且一伐晉何益於齊哉彼蓋以伯統在晉晉屈則諸侯來歸矣且晉世出而宗諸侯豈苟抱虛器以令天下耶必有所以致諸侯之術也今齊不能自修方伯連帥之職乃欲一伐晉以得諸侯嗚呼愚哉宋襄欲盟楚以求諸侯而為楚所執齊

景欲伐晉以求諸侯而為晉所笑故夫晉受齊兵而不遂報者非晉之怯哂其謬而無能為不足報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之世撫邾為厚自拔之盟彊埸寧謐未嘗以一兵相遺也邾亦事魯為勤會公于比蒲朝公于魯定公之薨訃及其庭倒屣而奔喪其亦腆矣邾魯之好實出定公之志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即位席未及温而仲孫何忌伐邾何先君撫之

厚而嗣君虐之速哉非公意也諸大夫之意也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終哀公之世虐之無所不至邾何負於魯哉以邾邇於魯利其土地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定公之立粗能収攬威權故盟會征伐公皆親之三家惟得圍其私邑隳其私城而已哀公懦庸三家復

張三大夫交出以疾於邾兵之自巳盟之自巳公不
得與也嗚呼惜哉然三大夫伐之而二大夫盟之何
耶蓋三家惟季氏為彊前年冬仲孫何忌伐邾而不
能獲邾不畏仲氏也今三大夫俱出而季孫將上軍
叔仲佐之以季氏之勢臨邾邾宜屈矣而又輔之叔
仲之兵邾何以禦之故盡東其畝以解紛焉田既入
魯而魯疑邾子告於大國以加師故復安而盟之然
以邾之微而季氏之彊其肯屈而與邾同歃乎故句

繹之盟惟叔仲與執牛耳而季氏不復涖之也盖勢在季氏季氏不往則勢不徒行故伐邾取田非季氏不可得信在邾子邾子既屈則信已著故句繹之盟季氏所不必與彊者已親之以示威屈者已辭之以避辱則信乎季氏之彊而不可制也噫脅勢扼小以攘其地要神歃血以盟其君邾固弱矣而諸大夫之横其可忍乎邾於此不能無思於定公也然定公之死非特魯之不幸亦邾之不幸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義在桓二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之亂靈公自亂也父子相授世統之正而靈公黜其子而立其孫衛輒抗其父而順其祖蒯聵不能于母出奔于宋靈公既不慈于蒯聵則宜暴其罪而廢之拔其次而立之國儲既定則死且無患矣今蒯聵

之出無廢之實乃立其子而授之位輒之得位得於王父而父實存焉父今復歸輒宜何以處之拒之則違其父納之則違其祖拒之納之情實難處處於難者靈公之過也今晉趙鞅納蒯聵而不得入置於戚而已是輒拒之也拒父違祖均為不孝宜順理而處之則安矣要之靈公可黜其子而子輒不可以絶其父靈公黜蒯聵蒯聵所不敢違也靈公立輒輒所不必辭也奉祖之命以受之逆父之歸而遜之則祖孫

父子兩安而無嫌矣今輒既得國遂以為已有蒯聵之歸拒而弗納逆天理矣然其所以致輒之抗父者靈公也故君子於其納也蒯聵不去世子以其所以宜世也不奪蒯聵之為世子則靈公之罪著矣若夫輒也遽立而逆父是不誅而自滅者君子宜以不誅誅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傳者以為鄭罕達送輸粟於范氏而趙鞅禦之雖於經無歸粟之文然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於是五年亦無歸奔之文則荀氏猶在朝歌也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理或然歟趙鞅固范氏之讎納蒯聵之師而遇鄭罕虎于鐵能無怒乎鄭逢其怒鋒不可當故不免乎敗也鐵衛地晉鄭交兵安得戰于衛地哉非轉輸而相遇不戰於此矣然罕達以不義而賙叛逆之黨晉鞅私憤而敗人

於不虞均罪也而責其義則鄭人賙叛不勝誅而趙鞅之憤人情所不免者春秋以被伐者為主而伐人者為客鐵之戰主於鞅鄭豈伐鞅哉以鞅主戰而加鄭以伐人之名其不與鄭亦明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遷于州來倚吳以避楚也始蔡倚楚以抗中國則不免被齊晉之兵其後倚吳以敗楚則又不免懼楚

以見滅弱不能自立進退皆制於人何以為國哉州来近吳吳滅州來而墟其地蔡從而居之所謂蹈覆轍者也吾不保其安且固矣既遷而殺公子駟駟必不欲遷者也彊羣臣之不欲殺而遷之盤庚之遷不如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嗚呼衛輒之圍戚天性滅矣初而拒之猶曰以王父之命為托也今而圍之是許止蔡般之逆矣圍而克

蒯聵其不為許之買蔡之固者幾希君子至是蓋不可以專責靈公也輒而不誅弑父與君者接踵於世矣聖人前書納蒯聵于戚而此書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誅輒也然戚之圍出於衛而以齊先之蓋衛久從齊而奉以主兵爾晉為盟主而納蒯聵齊助子輒以圍戚其順逆蓋已判矣然宋彭城係之宋而圍戚不繫之衛說者以為承上納衛世子之文則知戚為衛非也彭城屬宋魚石入于彭城豈不知彭城為宋哉

聖人於繫之國不繫之國襃貶深矣彭城繫之宋彭城非魚石所宜有也故奪之而不書魚石戚固蒯聵之所宜居故與之以正蒯聵之分内戚於衛爾蒯聵之所以得也蒯聵宜得衛而衛人圍之是乃所以重輒之惡而誅之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自桓至定凡十世自僖至定凡七世有天下者事七

世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事五世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哀公之世成襄昭定為二昭二

穆則桓僖之宫宜祧久矣宜祧而不祧三家之意也

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

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於桓而德於僖宜毀而不毀焉

宜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哀公之世魯城四邑説者皆以為備晉吾竊怪之魯

越齊衛而後至晉齊衛皆睦於魯晉何從而伐魯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未嘗有伐我之師非愛魯也無門而伐魯也魯何虞而備晉乎且城一邑而師師以從則必有所畏爾然以為畏晉則非也其地在今之沂州臨沂沂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故師師城邑以脅之則啓陽之城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春秋之末彊陵弱大併小伐國用師非復有釁隙而

後與也弱於已者則扼之以規利宋之於曹未嘗有一毫之怨然曹介於宋衛之間弱且隘矣不併於宋則併於衛而衛實弱於宋前者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虜其卒併之也故於此亦伐曹其後再伐而圍之卒入其國執其君而後已嗚呼小國介於大國之間者何以自存哉滕介於齊楚之間而問孟子孟子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是則可為也曹伯不能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斯意如之子也意如之卒定公以禮卒之斯之嗣定公以權授之論者皆咎定公不能討逐君之賊噫此書生之論不達權者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昭公不忍一朝之忿而伐之決癰潰疽幾不得死魯不遂亡者幸也定公之立實受國於季氏季氏方秉魯權烏能一決而去之哉意如之卒而不卒以禮則其子必叛其子叛則叔氏仲氏必合而從

之是定復為昭公爾定之所以卒意如任其子斯者非愛季氏也勢未可遽絶之矣惟漸能振厲自立以取其權徐而圖之可也故定公粗能親會親盟親征伐權稍復歸不幸而殂哀公庸弱三家復張令斯之卒哀固不能殺其禮於意如也春秋之卒斯三家復張可知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書人以放放有罪也獵固有罪而放之于吴蔡能保

其止于吳乎保吳之為蔡拘獵乎不保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邾邾何慊于魯哉虐邾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自文至是纔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其名傳者誤也閽弒吳子書弒而

此書殺閽盜均臣吳子蔡侯均君不宜彼書弒而此書殺亦字誤矣要之百千歲後更篆為隸更隸為楷不能無誤也因其誤而為之說則鑿矣然蔡侯一國之君而盜得殺之蔡亦有臣子乎春秋書之以責臣子更弒為殺非義也蔡侯申既誤則以弒為殺其誤可知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以弒見誣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小邾子固微爾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以執其貶可知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之死旣出於盜則賊不可名必得真盜而正典刑然後不為失賊不得其真而妄指以誣人誰肯任是誅哉前日公孫辰出奔見誣也今姓也霍也亦豈

眞弑君者哉殺之不得其罪故以國殺為文蔡侯之殺書盜不得眞盜可知也不得眞盜則殺姓及霍庸知果其罪哉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楚之與也楚廹之而奔晉晉不能撫反執之以歸其仇嗚呼不仁哉虎兕摶豚豚懼而投我我復縛而餧虎匹夫所不忍而況於霸主乎晉之意葢以為庇一戎酋楚必見伐不若歸之以紓禍豚畏虎而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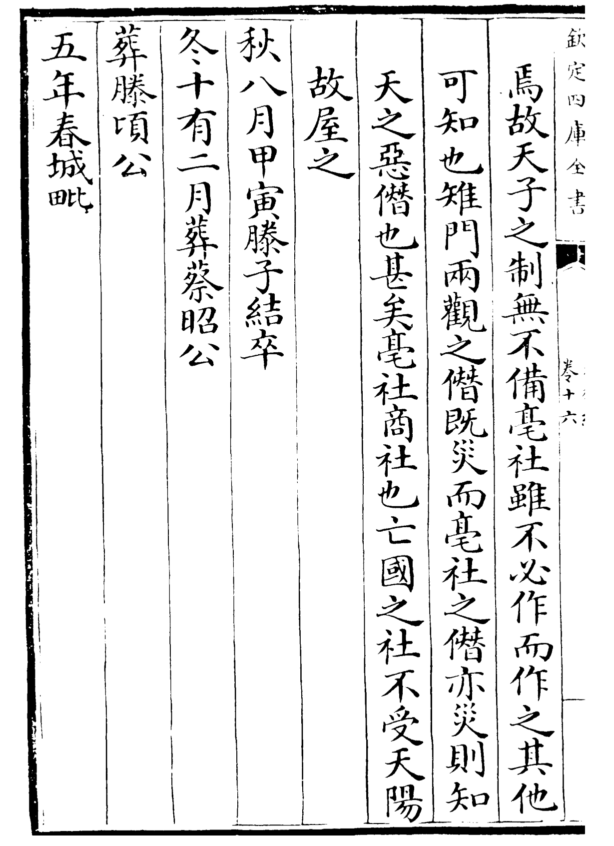
我我且救之則虎必見搏寧執豚而與之虎得豚則
悦而去此晉之意也以為匹夫自全之策則可以匹夫
之策而為盟主則謬矣於時上有周室執戎酋而歸
周室不亦可乎而甘自辱於楚其不仁之罪在所不
問其為不智大矣執楚之讎以歸之是為楚役也晉
之辱甚矣

城西郛

備邾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魯之僭天子無所不備郊天祀地大雩作雉門設兩觀其亦極矣雖無亡國之社不害為備天子之制也而又作亳社焉天子立亡國之社所以自戒而魯安用是社哉說者以成王康周公故錫魯以天子之禮樂謂禮樂猶曰可也而亳社豈亦成王之所錫耶用是知魯之僭天子皆其後世子孫矜周公之功而僭之爾史遜既請於周而平王許也其後因其僭而僭



焉故天子之制無不備亳社雖不必作而作之其他可知也雉門兩觀之僭既災而亳社之僭亦災則知天之惡僭也甚矣亳社商社也亡國之社不受天陽故屋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備邿也

夏齊侯伐宋

宋固嘗與齊會定十四年洮之會是也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兩觀望而不救以為與齊無益於已也故外齊齊侯於是伐之齊宋無以大相過也而齊必欲加之宜宋之不與也徒伐何益哉齊姑無望宋之服宋不興報怨之師幸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復立蒯聵而不能故不書納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在位五十八年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横於其世而田氏尤專景公之為景公特魯昭爾然景公不遂見逐者景公能忍昭公不能也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故能忍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用故以怨而失國晏子荅景公之問以禮雖徒能言之然景公知禮之可以為國故以柔屈田氏田氏雖加其暴

而無所施也故景公以善終子家子告昭公以忍而公不從卒見逐於季氏雖然景公之能忍而卒不能去田氏之患及其子孫相繼為戮固非所謂善謀也然以比于忿躁而速禍者則有閒耳蓋知禮而不能用之過蓋禮之為用不止於能忍而已能忍者禮之末也用禮之本非大儒不能晏子斗筲之人何足筭哉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喪以年計者言期而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安得不計穀梁以為不正閏非也

六年春城邾瑕

魯城邾邑其扼邾也甚矣城以保吾邑城人之邑何為耶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牢之類是也今城邾瑕而冬伐邾既奪其險而且兵之邾何以安之哉明年伐邾以邾子來邾子失其險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晉之伐鮮虞者五而未見鮮虞之病者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能得則鮮虞雖夷蓋亦非弱國也荀吳士鞅嘗伐而不克今趙鞅復伐之幸其克以立已功而蓋其前日之叛也

吳伐陳

吳困讎於楚爾未嘗伐中國雞父之敗敗楚也今始伐陳亦非讎於陳以陳之在楚與楚爭陳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田氏重施以弱齊齊人歸之景公之世固已危哉今景公既没所忌者高國而已故致其罪而逐之高國既奔則田氏可以肆其惡故秋遂弑孺子焉

叔還會吴于柤

吴既伐陳魯懼其兵及我也故叔還會之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小白陽生之入志同而事異均簒也子糾未至小白先入以有齊陽生後入乃弑子荼而自立一者先後雖異而均志得位也故均以入書之而均不書公子焉

齊陳乞弑其君荼

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嗚呼知之非難行之為難景公聞晏子之言知

禮之可以為國而不能行卒無以收田氏之權聞聖人之言知父子君臣之義而不能正卒以成田氏之亂景公真庸懦不足與有為也景公無嫡子均庶則長立陽生長而荼幼乃出陽生而立荼尚為知父子之義乎父父子子長幼子之分也不子其長而子其幼安得免於亂陳乞之逆則知禮而不行之過荼之死則知父子而不正之故也噫人不患不之知既知之不能行無勇也吾惜乎景公聞聖人之言賢人之

論而不能行卒抵於亂姑論之以為聽言者之法若夫陳乞則趙盾之流也或者疑弒荼者朱毛而書陳乞不原情矣春秋豈徒誅人之逆哉誅其心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既城瑕矣邾何恃哉宜乎伐邾之必克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義同樂髠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師也罕達之師於是七年矣何報之遲蓋於時宋鄭俱從齊宋比齊為淺而鄭比齊為深罕達伐宋齊為之次于渠蒢然不伐不救觀望於宋鄭之間宋知其厚於鄭薄於宋也雖心雠於鄭而不敢報懼齊比鄭而議其後今齊景公既沒齊方内擾故宋舉積年之憾而報之於是有侵鄭之師焉左氏不知乃以為鄭叛晉故也鄭雖叛晉宋豈徒為晉侵鄭哉誤附會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以蒯聵故

夏公會吳于鄫

公將伐邾故先會吳于鄫懼吳之襲魯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說者曰定哀多微辭吾讀春秋至是未嘗見其微辭也今於入邾以邾子益來尤足以証說者之謬域其國得其君天下之大惡而春秋不為之隱而謂有微

辭吾不信也問邾之先則實魯之附庸自邾子克受王命則叛服不一魯之所以虐邾者以邾宜役屬于我而不我歸也然不圖所以懷邾之心而恃彊陵弱伐其國入其都虜其君嗚呼虐哉若然則邾子雖欲改事魯不可得也定公撫而字之邾蒙其德則今年會之明年朝之死而奔其喪若父兄焉則邾固魯之西府也哀公不知以先君之所以懷邾者而來之乃乘一朝之勝遂虜其君卒之犯大國之怒失讙失闡岌

岌乎懼齊兵之臨其城也而亟歸之則初不若不滅邾無是辱也此一時之謬舉必出於三家三家之所以逼邾久矣將自滅之則歸惡於已故以公主其師而實三家之謀也得邾則三家分享其利滅國則哀公獨受其戮嗚呼姦人欺君一至於此春秋可不作乎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之虐曹為已甚而鄭之救曹為不情宋伐曹者凡再而今復圍之鄭於曹無隻介之好而今遽救之宋疾於曹蓋將利其土地鄭之救曹所以報宋侵鄭之役也然宋書人而鄭書名蓋無故而虐人者其罪重因隙而報怨者其責輕圍曹之役宋公在焉而書人其貶重矣而鄭書名書救蓋亦善之然君子所以不深予鄭者以鄭於宋為有隙而於曹無一日之好今而救曹掠救人之名爾其實報怨於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前年宋圍曹今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與公伐邾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其文實同惟內外異體故書歸書來所以異也而傳者皆以為實滅而書入吾以為於時實未滅也故不得書滅狄入衛其實滅衛也楚子入陳其實滅陳也然衛陳之祀皆未絕而繼封之其後衛陳皆復見於經故不得書滅焉今宋入曹與楚入陳狄入衛無以異入其國虜其君然未墟其宗

廟毁其社稷故不書滅也然衛陳繼封之而曹不復封聖人亦迹其實而書之若其祀未滅而書滅是春秋入人之罪也故夫不書滅猶有望於宋之復曹如魯之復邾焉而宋不能其事適相先後故書之亦足以見宋之彊無敢議之而其惡亦不復自反魯之弱一為不義則見扼於人必復邾以紓禍也何邾之幸而曹之不幸歟所遇之敵有彊弱爾

吴伐我

吳伐我皆曰滅邾之故吾以為非也以職方考之吳越宋而後至邾邾何與於吳而吳為邾伐我哉謂吳忌魯之得邾而見伐則非矣吳未嘗有伐中國六年而吳伐陳故魯人懼而使叔還會之于柤今魯伐邾而得邾吳忌其拓大封域而難制也故伐我盖吳將蠶食中國魯實當其衝魯殭而塞其衝則吳無以施其毒故夫伐魯者忌魯也非為邾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介於齊魯之間二國皆欲之今魯獨滅邾而有焉齊侯懼之故取讙及闡以當魯之得邾也魯之得邾蓋在危岌之間而首失二邑茍不復邾之祀則禍未艾也故歸邾子焉其事甚顯而文甚白不釋自明左氏於吳伐我既妄以為為邾故及是不可再以為為邾也乃飾季魴之事以文之疑季魴之事穢而不典無以信於人則又謂齊侯使如吳請師以伐我前以為邾茅成子請告於吳而今以為齊侯使如吳請師

前後相攻無一可據用是知左氏釋經皆附會此吾

所以鮮取之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魯得邾而失讙闡輕重固有間矣使魯捨二邑而得

一國猶不失為利今乃捨一國而復二邑非魯之左

也勢也得邾而負滅國之名則豈惟齊得以脅魯凡與邾為鄰或姻者皆得以議魯也今捨邾而得讙闡則外有悔惡反正之譽而内得収復境土之美得二邑而安且裕孰愈於得一小國岌岌然虞四鄰之不暇哉此魯所以反邾子而復二邑也然則是乎非乎曰聖人不惡遷善悔過從善固君子也然使其不待二邑之失而遂反之則善矣及齊取二邑始懼而反之則反邾君勢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為善固已非真

然愈乎縱惡而不反者爾若夫齊人歸讙及闡則有所利焉非仁也其說見邾子益來奔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王者之師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故義旗所指問罪而已一辭之屈則斂兵而退豈浪鬬其民哉春秋用兵非有曲直之義或迫人於險或敗人以詐殺其民所以削其勢摧其兵所以弱其國必勝而已

不必務義也然戰伐圍入之師猶曰有辭而宋取鄭師抑又甚哉在隱之世惟鄭莊伐取三師而後二百餘年無書取者鄭莊之姦險世固鮮儷也今鄭之伐宋固非義爾定十五年鄭罕達首禍而伐宋哀七年宋復以皇瑗報之則怨固償矣宋人圍曹鄭駟弘救曹非救曹也讎宋也則鄭疾宋者再而宋侵鄭者一今鄭復伐宋師在雍丘雍丘宋地則鄭已三疾於宋其義固曲然宋之禦鄭亦不可謂義因在其雍丘譎

而取之亦甚矣不曰敗非敗而奔也不曰潰非潰而散也出其不意刧而取之矣非復獻俘於廟其赴不以俘春秋亦不得書俘也故曰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誌其譎且不義矣然鄭莊取三師書伐書取之而此直書取事殊文異記事之體然耳其實取師則一也

夏楚人伐陳

陳從吴也

秋宋公伐鄭

宋春取鄭師而秋伐鄭雖雍丘之役實鄭伐宋然吾既譎而取其師亦已甚矣何以伐為書公別大夫爾非褒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初齊以魯之滅邾也取讙及闡以逼魯魯懼而反邾

子于邾邾子獲復其國齊之賜今歸未及久而奔其
讎豈非齊有誅求而邾子不堪邪故邾子來奔而公
為之會吳伐齊邾故也前日魯滅邾而齊取魯邑則
義在齊今日齊逼邾而公伐齊則義在魯義豈如是
之去就不常哉人假之以為利爾齊窺魯之西鄙久
矣特幸魯有滅邾之事脅義以取邑魯之憾齊亦久
矣特幸邾子之來脅義以伐之二者假義以濟欲其
實大不義也而魯之為國因弱於齊將伐齊疑有所

不勝也則會吴以伐之然兵實魯志而書會何邪蓋魯弱不敢及吴尊吴為主爾吴蓋遠於齊間魯而後至齊也吴不因魯之求安能越魯而伐齊哉魯以㝡爾之邦而使齊受夷狄之兵吴之患遂及於東夏魯為之也聖人書公而不没其實其責魯之意深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經書齊侯陽生卒而傳者以為齊弑其君此何以通之趙盾實弑而傳以為非弑陽生非弑而傳以為弑

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曲經以合之若杜氏左氏之

孚君子不責而學春秋者亦折而從傳吾所不曉

夏宋人伐鄭

宋取鄭師復再伐鄭不義為已甚故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自定公政歸六卿見於經者趙鞅為尤橫出入歸

叛惟所欲為兵革之事皆鞅專之晉定見制於臣久

不能宗諸侯矣小國且不歸晉而況齊乎晉徒見公

會吴伐齊疑吴遂霸故鞅亦侵齊示晉非弱於吴也然吴之伐齊為邾為有名而晉之侵齊伐喪為大惡晉將與吴争彊而不知其舉之不義焉後一年黄池之會吴晉争長其兆葢見於此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以伐至而不以會至以伐告也會夷狄則醜矣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則彄固蒯聵之黨也其後蒯聵居戚經無入衛之文則蒯聵猶在戚也今彄以蒯聵之黨不歸戚而歸衛是叛黨事讎爾以分言之蒯聵正而子輒不正以義言之則蒯聵順而子輒逆彄而從不正以逼正以逆而抗順其為人蓋可知矣書曰自齊脅齊而抗衛也書歸緩辭也以齊之力而入衛衛何能拒之宜其緩而不迫也說者以歸為善疎矣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師師伐陳吳救陳

成襄之世晉楚爭鄭猶曰中國與夷狄爭諸侯也今楚與吳子爭陳中國何與焉陳蓋中國而見爭於二狄是中國胥為夷矣嗚呼悲夫東州彊國惟齊與晉皆內制於彊臣無以立矣諸侯何得不折而從夷哉陳國楚之與也楚之敗陳叛楚從吳六年吳伐陳九

年楚伐陳陳固弱矣朝吳暮楚勢非得已矣然不幸而當吳楚之衝艱乎為國哉今楚伐陳而吳救陳伐者非不善而救者非善也君子不於夷狄而辯善惡聖人所以兩書之者以見中國衰微而夷狄爭諸侯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伐齊之役也邾子來奔魯為之會吳以伐齊以齊逼逐邾子也齊既非義受伐何辭哉而今復報之其

舉固已曲矣然諸侯之來伐未有不書四鄙者惟八年吳伐我與今齊伐我不書四鄙故夫書其鄙者伐其邊鄙云爾今直書伐我是師及其都非直伐其邊鄙而已則夫國書之師其亦甚矣哉然春秋書之無貶辭何邪蓋春秋之末大夫暴横不書其名無以見其横也非褒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晉楚爭鄭鄭之大臣南北其謀謀不勝則出奔今吳

楚爭陳陳之臣其亦有異議乎轅頗之奔適當公子結伐陳吳救陳之後此必謀有所不合而奔者矣左氏以為賦封田以為已此於經不可考聖人於春秋何如是之晦哉若然則後世無左傳其事安所考之吾亦未能信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魯凡再會吳伐齊伐齊猶可也招夷狄以戕及中國

其為惡大矣魯讎於齊而弱於齊非借資無以報齊也晉宋衛鄭皆魯之與而魯不之求必招吳以敗中國其罪在所不原然艾陵之戰獨書齊及吳戰魯不與戰也與伐而不與戰亦足以見吳之彊魯之弱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前年公孟彄自齊歸于衛今世叔齊出奔宋一出一

入其黨有不能相容者矣衛侯父子不能相容而况羣臣乎君臣父子為讎敵出入相背如氷炭欲衛之無亂得乎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春秋書用田賦譏什二之征爾說者皆援哀公之言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因謂宣公初稅畝以什二而稅今又於什二之外而用田賦非也宣公初稅畝更助為貢未賦也今之用田賦始什二而稅哀

公之言蓋出於用田賦之後矣地官載師任地之法
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無過什二則周制不止什一也說者皆言什一之
法是舉其稅而已不言賦也稅者什一賦亦什一賦
出車馬稅出穀米舉稅及賦而言之則周制均什二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則地官
之法爾野九一而助野即甸稍縣都之域九一而賦
且助也賦以斂泉貨當牛馬車甲之入助以徵穀粟

入於職歲之府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即園廛近郊之地什一而稅且賦也使自賦則併以稅供賦馬稅之穀粟盡以賦供稅賦皆供馬牛車甲也盖園廛近郊天子六鄉之兵所居國中則諸侯三鄉之兵所居也宿兵之地稅賦皆以賦供郊野之地稅賦皆以稅供此成周之定制也說者徒見園廛近郊輕而遠郊甸稍重遂謂周制輕近而重遠不知載師之職掌稅而已故近郊舉其稅不言其賦甸稍賦亦以稅供

故併舉其什一也園廛近郊皆宿兵故稅以賦供甸稍縣都非宿兵之地故賦以稅供合稅賦而論之均什二也要之近地賦而不稅遠地稅而不賦今哀公國中之地既賦復稅郊野之地既稅復賦以田為率不復計其逺近是賦什二稅亦什二也合而言之均十四也其斂之重無過於是故聖人書用以惡之用者不宜用者也三傳諸儒皆不考古而無其証妄以臆而度非通論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昭公之夫人吳女也諱娶同姓謂之吳孟子不書氏避同姓也不書葬避氏也

公會吳于槖皐

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惠焉故會吳于槖皐修鄫之好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在泰州吳地也公說睦于吳而吳將圖霸故為之

會衛宋于鄖合衛宋以從吳也齊固晉之儺而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黄池之會晉好于吳非爭霸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故四書公會吳而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則魯之罪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於鄭罕達然宋之害鄭為多六年之間凡四疾於鄭而兵不戢

抑亦甚矣屢勝則驕驕則不虞敗故明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宋不備也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春秋書螽者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固以為災矣然未若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於閉蟄之後閉蟄之後穀既登場螽固不能為害然其異亦甚矣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螽不藏孟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則恒燠之徵也燠而蟄振猶有然也燠而螽

生是謂災異兩興也聖人可不志之哉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取向巢之師也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不書鄭伐宋以宋譎取為文重責宋而輕責鄭也故隱其伐焉今鄭取宋師首書宋伐鄭宋鄭之惡均故兼書伐焉若曰宋不伐鄭師不見取於鄭也然以小人而責宋則取鄭師首惡之罪不可逃以君子而責鄭彼以譎取我不宜以譎報之所貴乎君子者彼雖以不義加我

我獨以義自安此君子小人之辯也若宋以譎取而我亦以譎取之是亦均為小人爾何以别哉鄭將報宋曷整兵于宋郊壓其境而問其取我師之罪宋何辭而不屈今宋取鄭師而鄭亦取宋師譎詐交興非聖人之所喜故一書伐一不書伐正其曲直而已不責以君子之道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中國之會吴者多矣會吴于鍾離會吴于戚會吴于向皆書會以會晉率諸侯而往會吴諸侯主于晉獨從晉會吴也今黄池之會獨書會以及公不主于晉主于吴也從吴而會晉侯矣然不書公及吴子會晉侯而書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存晉所以存中國焉此則變文以示義者也魯自鄫之會久睦於吴前年用吴兵以伐齊獲國書魯侯德之故會吴于槖臯又為之會宋衛于鄖晉盖忌吴之遂霸也不能無求

於吳焉故黄池之會晉侯主之晉之不復霸幾三十年安能主吳乎將為志乎會吳爾然吳之見於經惟栢舉之戰與此黄池之會書爵栢舉之戰以救中國為有功黄池之會以和中國為無惡聖人豈與吳之彊哉爵吳子所以媿伯主而傷中國也說者以為會以及會二伯之辭且所謂霸主者以其宗諸侯也晉之霸業掃地矣晉侯婷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而吳亦纔得魯而已何以霸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為

霸也忌吴之彊也吴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霸也交中國也黄池之會固中國之辱然會以交華夷之歡弭兵革之苦是亦無惡焉故内外皆以爵書無貶辭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吴

吴子一出為黄池之會而楚議其東越議其西三狄鼎立而吴為彊楚越忌之故乗其出則爭襲其後也吴嘗敗越入郢所以陵楚越者酷矣老子曰佳兵不

祥之器其事好還今夫差伐齊會晉將橫行於中夏而不知楚越含怒之久窺釁以雪耻於吴也彼將結晉魯以寧中夏併力以事楚越不知為楚越所先也嗚呼觀乎此可以為逞兵恃彊者之戒聖人書黄池之會而繼書楚伐陳越入吴之文因事屬辭垂戒遠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蒯聵居戚於今十年以晉之力而定蕞爾之衛奉父以伐子脅正以黜不正一舉手之間爾而晉伐衛者一侵衛者再而蒯聵卒栖栖於戚不能入衛非晉之力不足以勝衛謀不暇及之也六卿方鰓鰓相虞自安不給何暇問衛哉始為之侵衛順蒯聵之請而已將納君於其國纔侵其鄙果能納乎無其實者掠其名故春秋書侵而不書納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星必言所入之次而此不言其次見於旦也衆星皆没而彗獨見故不言其次焉不言其次亦不可以言入故曰有星孛于東方而已何以書志天變也志天變以為人君畏天之戒也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書盜者四殺君者一殺兄者一而殺大夫者二

以盜之賤而及大夫之貴其國無政刑矣

十有二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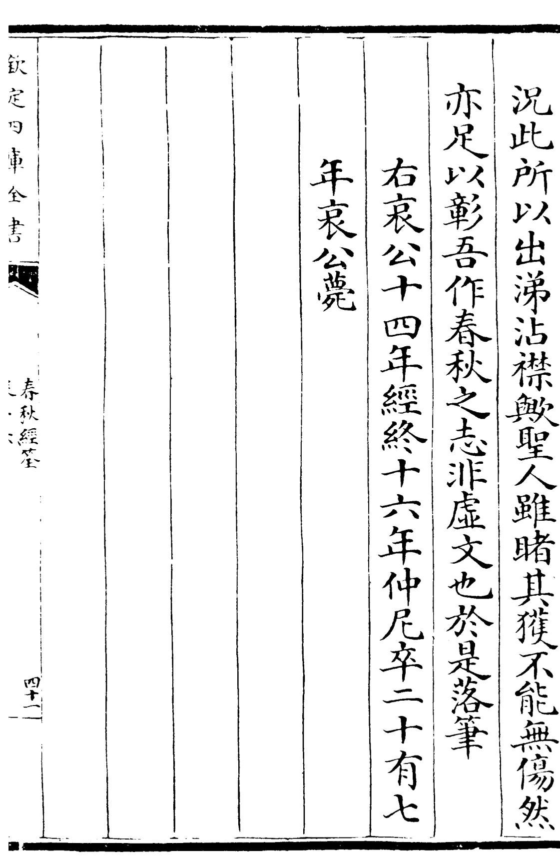
義同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王道成春秋之教立則王道備化行於國而教立於書行於國者利一時立於書者利萬世則春秋之教盖重於關雎之化也吾夫子抱二帝三王之道志不獲伸私寓乎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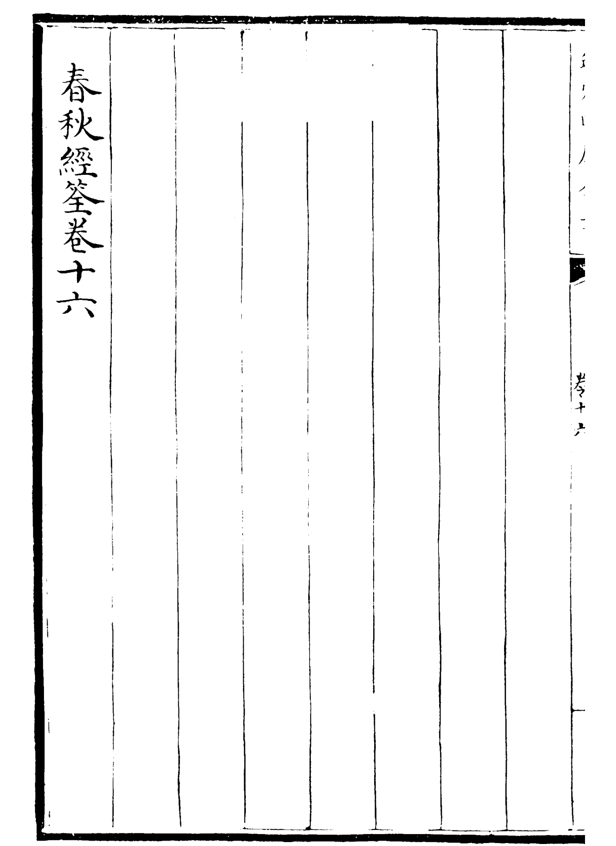
春秋之教行是亦二帝三王之治也故書成而麟應之麟為聖人而出非為魯而出也魯哀何德以將之聖人為王道而作春秋所以正天下之大分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而春秋之世皆反之故經書天王下聘公如京師之類凡以正君臣也書申生蒯聵之類凡以正父子也書鄭伯克段天王殺佞夫之類凡以正兄弟也書文姜孟子之事凡以正夫婦也書公子友葬原仲之事凡以正朋友也

五者正則王道成此所以致麟之應也麟出於魯之囿固為聖人而出矣然不幸見獲於狩而傷焉此或者所以疑其非應也麟固王者之嘉瑞不出於他而出於魯非聖人之應而何凡狩書地志其非地今曰西狩狩於魯囿爾魯囿曰大野在魯之西舉西狩則知其在大野矣自得曰得以力曰獲惜乎聖人之瑞而人不之識乃加以力焉此聖人所以傷之而書獲聖人不幸而厄於世麟不幸而獲於狩聖人以麟自



況此所以出涕沾襟歟聖人雖睹其獲不能無傷然亦足以彰吾作春秋之志非虛文也於是落筆

右哀公十四年經終十六年仲尼卒二十有七年哀公薨



春秋經筌卷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閻學澄

財團
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

